



## 别尔季切夫斯基构想的新犹太民族

[以色列]伊扎克·本—莫代海\* 周颖\*\* 译

1900年,犹太著名作家、批评家和思想家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论文集《在十字路口》问世。此书每篇讨论一个关键词,比如人、自然、价值等等。别尔季切夫斯基认为,这些词对犹太文化和精神世界至为关键,蕴含彻底变革的含义。他希望全盘改变犹太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通过这些文章为新犹太民族的建立提供革命的框架和根基。本文围绕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这一新民论以及如何实施新民计划展开讨论。

别尔季切夫斯基(M. J. Berdyczewski)生于1865年,1921年逝于柏林。其父亲是一位正统犹太教的拉比。他先后求学于布雷斯劳大学和柏林大学,最后在瑞士的伯尔尼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别尔季切夫斯基深深扎根于犹太文化,同时又受某些德国哲学家的影响,反对刻板僵化的犹太宗教。他主要用希伯来文写作,有时也用意第绪语和德语。

别尔季切夫斯基既是作家,也是知识分子。他写小说、论述文、杂文,还收集编纂犹太人的传说。他在作品中就犹太问题发表意见,观点激进,毫不迟疑。他是革命家,因为他的目标是要让作为个体的犹太人在本性和品质上来一番脱胎换骨的改变。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必将使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和文化发生质的改变。

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观点随时间的变迁而演变,也有内在的矛盾。比如,他反

---

\* 伊扎克·本—莫代海(Yitzak Ben-Mordechai),1946年生,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博士。主要从事20世纪杰出的希伯来语作家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与当代以色列剧作家尼西姆·阿罗尼的研究。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其作品曾见于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著有:《别尔季切夫斯基创作研究》(1990)、《早期希伯来文学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卷3)(1993)、《女士们、先生们、女士们:阿罗尼创作研究》(2005)。

\*\* 周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对犹太传统,但这个传统又吸引着他,在他的故事和杂文里得到延续。一位著名的以色列学者形容他是“多变之主体倾其一生研究多变之客体”(多变之客体即犹太民族)。

现在我们对别尔季切夫斯基的学术背景做一个简单介绍。

19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加入世俗化运动,如强调阶级斗争的犹太社会党,又如鼓励犹太人返回故土——希伯来文名之为“ארץ ישראל”,意思是“以色列地”<sup>①</sup>——的复国主义运动。脱离宗教和传统生活方式引发了许多问题,意识形态的,精神文化的,都有。其中一个是在没有宗教的情况下,如何保存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因为宗教一直以来都是犹太人生命的本根。另一个问题:焦虑不安的知识分子如何构建一个世俗犹太人的身份认同?

本雅明·泽夫·赫茨尔(Binyamin Ze'ev Herzl,非希伯来语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是19世纪最后十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相应机制的开创者与奠基者。由于主张建立犹太国须凭借政治手腕,须同当时的主要政治力量进行谈判,他领导下的复国主义被称为“政治复国主义”(Political Zionism)。

但是,在涉及犹太民族复兴的性质上,有知识分子持不同意见。我在这里提两个人。一个是阿哈德·哈阿姆。另一个就是别尔季切夫斯基。

阿哈德·哈阿姆生于1856年,卒于1927年。他本名为艾沙·金斯伯格(Asher Ginsberg)。他的头一篇重要文章《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发表于1889年。文章所用的笔名阿哈德·哈阿姆(Ached Ha'am)具有象征意义,希伯来文意为“人民中的一个”。

阿哈德·哈阿姆不是革命家。他反对赫茨尔的依据在于,政治复国主义并非源于犹太教的核心教义,未能展现其独特性。阿哈德·哈阿姆认为,世俗的犹太人深陷于痛苦之中。他们放弃了宗教生活,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能——或者说不想——完全认同居住国的文化。这一复杂的情形引发了重振犹太精神、复兴犹太文化的迫切需要。

阿哈德·哈阿姆宣称,只有在以色列地创建一个精神的中心,才可能复兴和重振犹太民族。他不反对流散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反对大批犹太人移民美国——当时美国是很受欢迎的目的国。在以色列建立精神的中心,是为了重建犹太人的身份认同,支撑他们的精神世界,并确保他们将来得以生存。

阿哈德·哈阿姆认为,犹太人是独一无二的民族。它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这个民族的精神理念和道德伦理上。阿哈德·哈阿姆强烈反对犹太人使用武力。

<sup>①</sup> 犹太人视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为他们的家园,称之为“圣地”(Holy Land)或“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译者注



他说,任何使用武力的行为和侵略行径,都是违背犹太教本质的。犹太人不应为自己的宗教羞愧;相反,他们应以此为荣。因此,那些领导犹太复兴事业的人,是“先知”或“知识分子”,而不是像赫茨尔或其他政治复国主义领袖那样的“外交家”。

根据阿哈德·哈阿姆的观点,只有在以色列地建立起精神的中心,犹太人才有可能返回故土,在故土生活。但要等到这一幕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到别尔季切夫斯基。别尔季切夫斯基既不赞成阿哈德·哈阿姆,也不赞成赫茨尔。同阿哈德·哈阿姆相反,他认为延绵不绝的犹太传统恰恰是一切祸害的源头。他希望把整个犹太观念和价值来一番彻底的改造。

两人的分歧始于文学争论,由阿哈德·哈阿姆主编的期刊《哈施洛阿赫》(*The Shiloach*)刊登的宣言引发。阿哈德·哈阿姆在这份宣言里写道,希伯来文学必须展示犹太民族的独特性。别尔季切夫斯基旗帜鲜明地作了回应。当时他是被称作“年轻一代”(The Young Ones)的犹太知识分子群体的领袖。这个群体希望希伯来文学不只是表达有限的犹太教文化,同时能体现世界文化的普世价值。别尔季切夫斯基甚至认为,阿哈德·哈阿姆描绘的犹太精神根本不成其为精神,而是亟需变革的文化衰变现象。

那个时期,别尔季切夫斯基深受著名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启发。因此,不奇怪,他的许多观念带有尼采的意味,包括大家熟悉的尼采书名,比如“权力意志”和“超越善与恶”,还有他关于创造新型个体的设想——德语中的超人(Ubermensch),即不因循成规、恪守旧习的人。尼采的思想同阿哈德·哈阿姆的观念势同水火。当然,别尔季切夫斯基对这些思想作了部分调整,以便适应犹太人的现实语境。但是,必须强调,别尔季切夫斯基不是单纯模仿尼采。作为有创造力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原创性历来不容置疑。他在哲学上有广阔的普世视角,对犹太宗教和文化也有深厚的理解。

1900年,别尔季切夫斯基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十字路口》(*Crossroads* / על אם הדרך)。书名无疑影射阿哈德·哈阿姆的文章《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和其论著《站在十字路口上》(*At the Crossroads*)。别尔季切夫斯基在这本书里为犹太人的现状把脉,指出哪一条才是应走的新路。文集由18篇文章组成,每一篇集中探讨一个犹太问题或者一种必须改弦更张的价值,比如“生命”“自然”“圣经”“人”等等。

在他的书里,别尔季切夫斯基用“病态”和“堕落”来刻画犹太人的现状。他认为,犹太人精神失落,教育落后,疏远美和自然,家庭生活变态,阅读的书籍与时代脱节。因此,他宣称,犹太民族急需一个大的转变:必须改造对待生命的态度,改造生命所依赖的价值观。旧的价值必须连根拔除,代之以崭新的价值。别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4辑

尔季切夫斯基认为,民族复兴的唯一方式,在于改造个人的思想和灵魂。如果作为个体的人能发生改变,作为民族的整体也能改变。

别尔季切夫斯基宣称,《希伯来圣经》和后继的宗教文学像锁链一样拴住了犹太人。宗教教规使犹太人疏远了自然。教规不仅违背自然,还使犹太人疏远了一切审美价值。“整个民族,”别尔季切夫斯基写道,“拒绝美,鄙视美。”全世界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在犹太人这里却遭到了彻底的禁绝。与自然的隔绝,导致犹太人与现实生活隔绝。因此,他们必须回到自然的源头,必须回归自然,更新和补充体能,学会欣赏“美”。所有这些,别尔季切夫斯基在《十字路口》里写道,对于犹太民族的复兴至关重要。

犹太教认为,上帝在西奈山把诫命和律法传给摩西,是犹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这一刻是神同每个犹太人立圣约的神圣时刻。从犹太人接受上帝律法的那一刻起,他们发展出一整套关于规则、义务、责任、可为和不可为之事的庞大体系。

但是,在别尔季切夫斯基看来,接受上帝诫命的事件恰恰是犹太人经历的空前的灾难。因为,从这一刻起,犹太人就成为奴隶,被绑在宗教上;从这一刻起,他们就背离了现实生命;从这一刻起,他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健全的民族。

书中有一篇题为《论仇恨》的文章,无疑受尼采思想的启发。它是别尔季切夫斯基对阿哈德·哈阿姆的犹太精神论的回应。别尔季切夫斯基在这篇文章中赞美武力和战争,旗帜鲜明、直言不讳地反对阿哈德·哈阿姆。他写道,犹太人曾经是一个武士的民族,是一个健康的能为生命和土地战斗的民族。犹太教兴起后,将犹太人蜕变为一个软弱的、容易屈服的民族。别尔季切夫斯基说,各民族总有必须战斗的时候,战争并没有错。它是使民族变得强大和统一的途径。他认为,犹太人回归光荣历史、重现强大民族的时刻即将到来。

别尔季切夫斯基称,在犹太教的传统价值和当前现实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他的作品回响着尼采讨论犹太教—基督教道德伦理时所表达的思想,回响着尼采想要回归基督教以前的欧洲文化的愿望。别尔季切夫斯基关于打造新型个人——新型犹太人——的设想,也是尼采所谓欧洲需要创造新型个人的超人思想的阐发。

根据别尔季切夫斯基,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犹太人应该遗忘过去。新型的犹太人应该有新的思想、新的情感、新的欲望。他需要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生命观。

我在前面提到过,别尔季切夫斯基也反对赫茨尔的政治复国主义。他认为,犹太人的政治势力,党派也好,旧的风习也好,实现不了民族的复兴。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只能通过个体,通过个体的行动和主动性来实现,因为只有强大的、



具有超凡个人魅力的人物才能领导一场最终导向民族复兴的犹太文化革命。

别尔季切夫斯基是一位风格独具的复国主义者。不错，赫茨尔和阿哈德·哈阿姆比他更受欢迎，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然而，他的思想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一百年前发生的争论，这场关于犹太精神、道德伦理和权力运用的争论，今天似乎仍在继续。